

21

T2512/1279.3/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2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WASHINGTON, D. C.
OCT 1 1931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三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在位十七年 壽五十三

名睿初名敏 肅宗長子 平亂中 足為中材之
注 然 雖 頗 壯 梁 一 技 下 皆 養 武 亂 惜 唐 之 紀 綱
大 變 不 可 復 振
則 肅 宗 之 為 也

廣德元年僕固瑒率追及史朝義於莫州圍之朝

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仙

朝義遣兵追乃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

伏誅固懷恩與諸軍皆還○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

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

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懷恩更四世傳十世有州七李懷仙魏博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

度使釋義盧龍藩鎮自李懷仙始更三姓傳五世至

帥立二幽州營莫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

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與無事因而授之懷恩傳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審夷為制將
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揚雄 六月禮部侍郎楊雄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
請罷 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
明經 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禮義
進士 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武職各一明經加
帖括禮義其明經帖括謂所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不雜
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
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禮義長老謂年長其
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禮義則誦帖括以求僥倖而誦
之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故其返淳朴崇廉讓何
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者卿聞李知經術薦之

唐太宗

懷恩 然望

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李之
士問經義二十條策三道上第即注官禮義上第謂
品第最 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
望禮義唐制取上第者皆賜之冠服天子自與明經進
士並傳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
行識者是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禮義大震關在
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初河東節度使辛未與僕
固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
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
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
構皆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其功至上遣使慰諭之○

吐蕃 入寇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
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
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儀聞廢日久部

曲離散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大將軍營五部至是

幸陝召募得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

二十餘萬衆涉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

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

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戊寅吐蕃入長安剽

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引三

子儀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流潰

却吐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

番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

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

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夜則多然火以疑吐

來百姓又給之曰郭公公郭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將令公自商州

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矢虜以為然悉衆遁去詔以子儀

為西京留守

新體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

之陳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闐尹之言受

命如響進退子儀如特奴隸自李光弼已下時功負

氣大豈僅此獨子儀無纖芥于胷中一聞君命不俟

駕而行蹈泥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實白日

而度量恢偉無所不包直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

代宗學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

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

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

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

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大常博立柳伉上疏

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

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元振
誤國

兵盡四十日無復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
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
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
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
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自即募士西赴朝
廷若以朕惡未俊且緣反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
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
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元振
官爵放歸田里○十一月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
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灤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
不早故及於此

懷恩 二年僕固懷恩及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
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
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
唐代宗

子儀 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
討懷 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其將白玉
息 焦暉率眾攻瑒殺之懷恩聞之與麾下二百人度河北
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賀上陵然不悅曰朕信不
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為命董懷恩母至
長安給待優厚月餘必壽終以禮葬之功臣比日感戴郭

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
來而悲其晚也○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
怒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
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
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
林西營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塞漕運者自江
漢抵梁洋道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淮江
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鹽中木斗千錢

尉撫 光弼

劉晏
漕運

百姓授穗以給禁軍唐憲宗元和五年也官厨無
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
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
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懷
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七月稅天下青苗錢
以給百官俸○李光弼治軍嚴重相顧號令諸將莫敢
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
州擁兵不朝諸將因神功等不復面曹光弼愧恨成疾
薨○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江原奏僕回懷恩引
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
鎮奉天上方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
曰懷恩勇而少息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
士耳懷恩本吉備理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力以鋒刃
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
唐代宗

吐蕃
回紇
入寇

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
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後以吾為法必不戒乃可破
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
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眾大至重始以子儀為無備欲
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脉

○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澤潞

義藩鎮也有州五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

亂之餘士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千選一壯者免

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都試謂習武

澤潞
步兵

備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

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吐

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興唐寺上問郭子

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利不虞相繼遣河

姑息
藩鎮

子儀
拒吐
蕃

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時無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高麗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霸廢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合渾党項叛刺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死於鳴沙池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

唐代宗

單騎
見虜

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下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前曰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諷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浸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公公亦指諸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誼石筌我邊

蕃

敗吐
官官
與兵

誅魚

朝恩

可失也。蔡高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蔡高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武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死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其後宦官典兵卒以亡唐。

廣上軍有餘糧

丙午 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人食常少，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羨。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

唐代宗

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今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奢侈無度。

郇模

獻三

十字

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郇模姓，音伯辨。持竹篋，登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元載

誅

楊綰

清儉

十一年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重橫，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四月以楊綰為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戒坐中，告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其盛，即日省之。

止存十騎中丞程寬第舍宏侈亟毀之上方何揚縮使
釐革弊政會維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其謂群臣曰天
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揚縮之速。平虜節度使李正
已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李正
臣梁崇義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下寬仁一聽其所為雖
在中國各藩臣實如亦安殆異域

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
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
於農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
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
也至其後出子孫驕弱不能謹守變其制夫置兵
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
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

唐太宗

唐兵
三變

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
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彍騎悍
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
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威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鎮之折關
中為十二道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
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駕太
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
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
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高宗
武后時天下以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
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

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歸將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末徵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安祿山反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子繼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貪垢因而授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

戊午十三年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常衣言於上曰

唐代宗

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德宗十四年五月上崩德宗即位諒陰中動遵禮法即位。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常衮為相

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

崔祐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掖常無虛日甫除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

官人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舊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語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論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

所能盡也。若以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幸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臆，多私於其間，有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却祥

瑞

却貢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今分給所在充軍。請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二，有下曰：家費參差，而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狴，則維前大之類悉縱之。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今分給所在充軍。請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二，有下曰：家費參差，而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狴，則維前大之類悉縱之。

而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以油青軍士二至及立

劉晏

相頌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鄒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其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權監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一萬，緒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一百萬緡。

而監利居其大半，以塩粟為漕，備漕糧。自江淮

至渭橋，密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

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

油青

尉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

獻錢

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賞財，上悅。從之。正己大

賜將

敷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均。至焉。○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

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掌土親重無比○
八月以道州司馬楊炎為昭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
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
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釋義 瑤業器局 上亦素聞其
名故自遷調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釋義 粗率猶喜
詆諆釋義 詆諆也詆諆也詆諆之言無他長與張涉善
涉相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釋義 左藏太府蓋起於
戰歲主賦出而帛布之入出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
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及第五琦為度支攝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
入此音 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
子亦以取給為便故又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算嚴密始二十年宦官
領其事者二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蟻結根據牢不可動
唐代宗

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
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出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
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壽
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幾何量數奉
入不敢有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
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威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
入大用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少微家點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四

唐紀

德宗皇帝上名适代在位二十六年 壽六十四

情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親見服於正氣而忘受

如也

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

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等級作兩稅法釋義

兩稅法夏稅元月六月秋稅元月十二月比來新舊徵

科色自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

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

有調文宗之末徵藉浸壞釋義

所以書戶口實地也多

非其失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

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

兩稅法

相仍不知紀極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戶歲

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
客以見苦為薄人無丁中謂義種如字民生為黃
行及男年十以上人謂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謂義
困苦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括悉省謂義
他租庸調雜括悉省謂義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救
令行

論貨志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
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
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其田量地之產而
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
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
君庸主從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
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

唐德宗

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
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盜盜
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
之法壞其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
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
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
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
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文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
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
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
一時更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世業
之田壞而為蕪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
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權益益反借商進
奉助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城奉 天 揚炎 陷劉 晏 劉晏 平隼 法 簿書 委士 類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揚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離為
事○術之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
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
光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荆南節度使
使準希揚炎旨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
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寃之○初安史之亂數年
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
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
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神多機智
變通有死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酒相望覘
報四方物價貴且廉又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其賊甚貴
之憂晏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清悍
廉勤之士而用之

唐德宗

易理 財以 養民 為先

向占 養民為先 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 報使司 使司則貴來款則賤
粟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
不檢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
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
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

萬其季生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方緡季年乃千餘方緡
○晏專用權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鄆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御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鎮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官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益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方緡季年乃六百餘方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方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歲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其勢更悍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汴汴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其勢更悍也江船運揚州

晏造運船

唐德宗

造船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不計及半虛費大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私用无算則官物堅完矣若遽去之胥胥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无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无閑曠必於一日中央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汴船運河陰河船運渭口漕船運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校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无不班白者○

以予人不之道術之而王權用之而朝古今一也劉
晏因平准法幹山海揀南買制萬物低昂操天下盈
賞以佐軍興雖等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
中債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國之官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
有不可廢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句檢簿書出納錢
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
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稅賦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
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
但於出益之鄉置監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
吏貪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
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閒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凡積訟又務自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

唐德宗

為利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
之於理財則彼矣晏之廷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
於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
布泉泉行而不可壅利布而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
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
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
為國足用非歸於已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
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
而言背於義者也

宦官
詆文
臣

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崇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賊動至巨万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宝臣薨初宝臣与淄青

河北
命

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
之死宝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
是悅愛為宝臣子惟岳請繼龍衣下欲革前弊不許悅乃
与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勤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
驚駭○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
上悅之權為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寶臣姬妾不離
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
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
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刘晏朝野側目上惡之迁炎中
書侍郎准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
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實之死地引大常
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六月汾陽忠武
王郭子儀夢子儀為上將雖兵程元振魚朝恩譏謗自
端詔書一紙徵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得
唐德宗

盧杞
准

子儀
全名

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
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
物不敢近遣兵徭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
俸錢二万續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
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及
辨頷之而已頷下感又釋義左傳襄年備侯復
頷其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
公常願指汝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
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
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
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
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願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
綴旒而能轉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其詭

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
單騎見虜虜以誠請死追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
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福不終而子儀
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
編唐史臣裴均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出而
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均誠知言其
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新增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
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
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
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者之所為也曾
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十月詔馬燧將兵二萬与李抱真討田悅又遣李自威
將神策兵吉之俱。盧杞請賜燧十月貶崖州司馬遣
唐德宗

田悅

中使護送未至崖州經殺之

田悅三年馬燧等諸軍自魏州田悅率軍四萬踰橋
掩其後燧結陣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
人走魏州燧与李抱真不協頗兵平邑浮圖迂延不進
悅入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三月
上遣中使發靈龍恒葛身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
武俊不受詔朱滔亦率兵而南以救魏州。時兩河用
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實陳
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
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十萬則數年之
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杜佑太常長安中
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撻撻音也人不勝苦有
縊死者長安署然如被寇次計所得錢八十餘萬緡又
括京懷資錢即就反貨也凡蓄積錢帛粟麥者

借商

錢

儲備

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居效反百姓為之罷市計并

實錢

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寺盛軍容迎之滿以為

祀勸

大敗退保魏縣以拒滔○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

嚴刻

寬大故當時政言諍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

中外失望○十一月田悅德朱滔之殺與王武俊議奉

四鎮

滔為王稱臣事之滔不可於是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

稱王

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李希烈亦自

稱天下都元帥

突以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舊制諸道軍出境則

仰給度支上優恤士

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

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

故將士利之各出軍饒踴境而

唐德宗

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架屋稅錢一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

吏執筆入人家虛計其數或有宅

屋多而无他資者

出錢動數百緡敢盡一間杖六十賞

告者錢五十緡

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無緡

官留五十錢

給他物及相貿易者釋義買莫候反約錢

為率取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

賞告者錢十緡其賞

當今之世不
斯时也

稅間

架

除陌

錢

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

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架屋稅錢一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家虛計其數或有宅

屋多而无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盡一間杖六十賞

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無緡

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釋義買莫候反約錢

為率取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

錢皆出坐事之家愁怨之去而於遠近○初上在東宮

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李士數問以得

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

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

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勦寇之弊亦有不戢自戢之灾釋義嚴勸如

也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
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
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備發則危居
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
兵分隸禁衛八九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
焉幸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
漸久武備寢微雖存衛具存而卒棄空言故祿山竊倒
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卒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
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
寒心哉今朔方大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
出關外關輔之間唐書中書三輔也曰京兆尹曰
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方一將帥之平有如
朱滔希烈或負固遣雲霧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
關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
唐書中書

六軍李晟等及節度子弟悉遣還明敕涇隴邠寧但
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
罷京師及畿縣間架等雜稅釋義黃邑輸者弭怨釋義
也也見外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李
令言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
犯京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
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

師此尹王矧楊師惟糧食菜餒釋義免反餓也衆怒蹴而覆之反因揚言曰吾軍將死於敵而
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
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釋義反中
兵皆召募禁兵東征死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
市人用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

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
奉朱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初魚朝
此為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
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姚令言與亂兵
謀曰今眾无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
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舍
幸奉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
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
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聲衆心恃之稍安○泚又以司
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謂必快快遣騎士劫之以兵
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
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後
歸宮闕泚默然不悅○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接
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接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
唐德宗

外姜合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以不深若泚渴忠
奉迎何俾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
入城○泚遣使淫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二千言迎大
駕實龍奉天太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西岳曰事
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
以笏擊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
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
汝乃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幸手扞之纔中其
額幾血灑地泚与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
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
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朱泚
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
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
非由人事贄曰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賊斂日重內

泚僭號

秀實以笏擊泚

論致
敗之
由

李晟
入援
奉天
危

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
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舊徒谷反陛下有股肱之臣
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
豈徒言致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元龜而失守
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
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
人何畏乎厄運勤勩不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祚氣旋
復宮闕而已○十一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
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釋義飛與舊通注見後晝夜
兼行至代州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朱泚攻圍奉
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
之休自夜緝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李懷光入援
晝夜倍道至河中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旬月間至
唐德宗

懷光
敗朱
泚

追怨
暴斂

杞排
懷光

萬餘人泚急攻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
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抗諭激
以忠義皆散謀力戰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比
山而西癸巳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道歸長安
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朱泚至長安
據府庫之富不愛五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
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軍糶及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
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議
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李懷光自山東來赴并數
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
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
光之言上置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杜稷是賴賊
徒破膽皆无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卒可以成
賊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

警勸
良下
從諫

容成備必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
李懷微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
難破朱泚鮮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
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一日乃
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邇日致亂由上下之
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
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
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
而裕於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
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遣中使諭
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
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街
唐德宗

釋義 謂曰於自燃口術 歸過於朕以自取各狀從即

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

釋義 謂曰於自燃口術 歸過於朕以自取各狀從即

當事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

道聽塗說試加

實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肯拔擢卿宜深

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

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

何敢盡言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无過而稱

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又曰

為下者莫不頭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

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怕苦

上之難達上怕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

謂給取聰明

釋義

無常主也

厲威嚴恣彊慢

釋義

謂

懷光
奏貶
盧杞

贊請
下詔
罪已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諫諍顧望畏懼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怨諫者之
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李懷光頭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
亦各祀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真
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陸贄言於上曰今盜
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且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
言謝天下使書詔无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
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
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歎涕泣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示贊贊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如人誰
肯懷又以知過非難飲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
唐德宗

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望聖慮更由心所難上然
之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四

十四

十九年七月十二日看完上卷

唐紀

德宗皇帝下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弱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兵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

餉式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天遣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

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覲

親釋義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且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

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
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肯於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
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推鹽之類悉宜停罷聽聽聽赦下
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
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朱泚更國号曰漢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
去上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皇帝
位國号大楚○上於行宮無事無用周屋也貯諸道貢
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釋義題榜也陸贄以為戰守
之功賞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无復闡志上
疏諫之上即命去其榜○蕭復嘗言於上曰陛下踐祚
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濁亂朝政以致今日陛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九僮使臣依阿苟免臣實
唐德宗

以輕
已罷
蕭復

懷光
謀反

幸梁
州

李晟
謀與
復

不能又嘗与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
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遂命復充山東西
荆湖等道宣慰使無使實跡之也○二月李懷光既脅
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思李晟獨當一
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
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憂奏恐其有
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丁卯懷光遣其將
趙昇竊入奉天津城聞之遽上請決幸梁州上從之○
除李晟河中同節度使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
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
行誰當城賊者乃沿城澆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
懷光朱泚連兵志勢甚盛軍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
軍處一強寇之間内无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
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三月田悅為其姪

懷光

得官

陸贄
內相

緒所殺緒猶知軍府事使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始李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
 光次及逼東與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
 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漸怒內憂麾下為變外
 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
 贄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賤而職官
 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釋義 路從台口 金紫普施
 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
 自棄將何勸人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
 吾以死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
 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陸
 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衆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
 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按數直諫上意

唐德宗

李晟
不顧
家

姜公
輔直
諫

盧杞雖貶官上心疵之贊極言杞奸邪致亂上雖貌從
 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條登用贄恩遇雖
 隆未得為相○李晟家自曰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
 安朱泚善遇之軍中自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
 言家乎此使臣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
 尔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
 无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
 安○上欲為唐安公上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
 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
 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意猶怒罷
 公輔為左庶子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
 良士有邪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
 覘贄慮反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

追尋恐成奸計御試思之如何為便贊上奏其略曰以
一人之驍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弼精失道弥遠項藉納秦卒二十
方慮其懷詐復叛一幸而及防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
漢高帝遠大度釋義雖大猶然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
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城劉氏以昌畜疑
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刺軻奮其
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
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方幾有獨取區寓之意釋義瑞
詎反儲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必於勝於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善者愛於見疑釋義反商王
之善臣善也忠也善動業者惟於不容懷反則者迫
由也

李晟復京城

於及計引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
實宗社無疆之休○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前軍當議
規畫令其進取費以為贍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
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釋義辭文也而决
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
捨相樹否臧皆凶○上有制肘之說釋義則反也舉一
言為人所制也舉一用下無死綏之志釋義把車中如
今雖重者必死而再亡釋義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惟不口用乃能用人○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
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
走再戰又破之賊衆大潰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於
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
庶父陪賊庭釋義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
晟大將高明權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

朱泚
伏誅

之軍中股慄公私安堵釋義者乃不釋義秋毫無犯六月晨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釋義文釋義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釋義移釋義曰釋義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全彭原西城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二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宋補曰德宗以亂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滔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懷光觀望圖逆回紇馳騁於河北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不亡僅毫髮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守之以道德用之以

唐德宗

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用李
必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李亨文於李泌代宗之出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与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泌為左散騎常侍曰直西首○上問李泌河中密爾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朕晝夜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虞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東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庸仗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

宦官
典兵

平河
中

陸贄
諫用
兵

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
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
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時連年旱蝗度支
次具糧價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
五不可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以逆尤甚赦之無
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
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亂懷光不知所為
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貞元元年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同事所宜
區處悉令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
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
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事急而言
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
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愛行將
唐德宗

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禍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臣
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曩討之而愈
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
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
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
輒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特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
一無所問

一年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大
將陳仙奇使醫陳山南毒殺之因率眾來降兵馬使吳
少誠復殺仙奇自為留後○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
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下憂之甚
會韓混運米二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東宮
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特禁中不酸命於
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

軍士
脫巾
求糧

醉人
為瑞

時比歲飢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
時以為嘉瑞人下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
復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
兵自西魏以來具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
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
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
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
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
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
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爨
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
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查則苦役
夜紮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卒還者什無三三其殘害如此然未嘗自外叛內侮殺

唐德宗

帥自擅者誠以顧恋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
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曠馬駟反其後益為六軍
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
族不自重惜志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便處使府兵
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
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
卿議之。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
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五月渾瑊自咸陽
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渾瑊奏
吐蕃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示之曰李太
尉請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瑊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
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垂備諳虜情所以論奏
但耻朝廷為大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万

吐蕃
劫盟

於埋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虜伐鼓三聲大謀而
至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
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
稷之福焉遂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
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变色曰柳渾書
生不知遠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是夕韓游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
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是惡馬燧初吐蕃尚結
贊惡李晟馬燧渾渾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故執渾城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
兵直犯長安會大渾城而止○以李晟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必曰自今凡
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必曰不可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
唐德宗

必論
相賊

必設
復府

如給事則有吏過其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
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下笑
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上復問必以復府兵之策必
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
之閔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
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
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貴給長牒
續食而遺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
法理之是變閔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
无復事矣○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
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采○十一月庚辰上畋於新
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
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
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采而實強取之

曾不識一錢始云所采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
和來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
害民知之也上命復其家釋義復方目及除也除

馬公曰其甚哉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深患者人君
之澤雍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
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
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
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
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屠公財及左右詭譎
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
昇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務困
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
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
唐德宗

天子而戶戶復其舊賦

四年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
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知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
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
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
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
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
政皆无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
也○夏縣人陽城以孝行者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
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五年三月李泌薨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
為世所輕
八年二月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言其屬未

官舉
長
吏

幾或言於上曰請司所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
才上密諭贊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奏其
略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但是取名暫異固非行幸頓殊豈有為長官
之時則不能幸一二為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
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
度支事

稅茶

國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
估其直什稅一從監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
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
令所在則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
四十力緡未嘗以救水旱也○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
以為措置非大謀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恐
生於不測贄失於通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力

備邊
六失

延齡
周上
羨餘

部侍郎延齡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
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
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及者充羨餘以為己功
上不從

延齡
數周

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選而
用之宰相進擬少所批可及羣臣有一譴責終身不復
收用陸贄上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懷為能而不核虛
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取司之內无成
功君臣之際无定分上不聽○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
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
十三万兩其正段雜化員百万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
羨餘贄面反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救支用延
齡每奏對恣為詭譎贄諫古也皆衆所不敢言亦未
嘗聞者延齡知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十

費數
延齡
罪

一月陸贄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釋義數所犯
下悉數同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
謀以招克欽怨為匪躬以靖諸服說為及節可謂堯代
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奸蠹自長月滋移東就西
便為諫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馬弄朝廷有同兒戲又
曰昔趙高拍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
齡掩有為无指无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
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
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事他无所血髮延齡日
知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
以贄所議彈延齡事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
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實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
上怒取於色憬默而无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唐德宗贄曰德宗之不仁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禍

贄不
負天
子

亂已平追仇及言非然以謗倖逐猶棄梗至延齡筆
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安之相濟山夫君子小人
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嘗耶觀贄論諫數
十百篇誠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
帝所用纒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新禮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
助悻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悻其為誅首

十一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元張滂李錡

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

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釋義死

益厭言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親其

益厭言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親其

陽城
論延

萬福
賀直

陽城
罷

際皆以為盡得名且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議
 之城亦不以脅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
 釋義愛心也必為罪且不測无敢救者城聞而起曰
 不可今天子信用奸臣殺无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
 登右補闕熊執易崔沔等守延英門釋義延英殿名
 上疏論延齡奸佞執具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
 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
 力福聞諫官伏閣諫釋義伏閣趨往至延英
 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
 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方歲太平方歲万福武人年八
 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
 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鬪哭於廷七月朔陽城改匡子
 司業坐言裝延齡故也

唐德宗

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
 妄幾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
 年復一年始廷論陸贄及相延齡依相欲裂其麻才
 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矣官放將強臣羅
 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无一事可
 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宜无急於延齡陸贄兩事
 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一
 事一諫而能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
 業是終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諸道

進奉

市息

欽灌鎮多以進奉市息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
 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列吏祿或販鬻疏
 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總什一二季兼在江西有月進章
 阜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南以進奉迁浙東

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
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上自陸贄敗官元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
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謀皆權傾宰相趨附
盈階

宮市

田十三年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
直比歲釋義死至也釋義以宦官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
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空數百人於两市
及要開坊曲閤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鈔手付与直偽
不復可辨元啟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
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縉尺寸裂而
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
唐德宗

陽城撫字心勞

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化員深匿之每
敕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釋義陽城坐言事徙連
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
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嚴察使勃加誚讓城自署其
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
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
君何罪其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
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
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
逸夫

三叔文死

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釋義山陰王
伾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娯侍太子叔文諂詭多計與王
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其可為相其可為將幸異

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陸淳呂溫李京俊韓曄
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

甲申二十年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德宗曰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出出之主也不數年而
致大亂何哉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
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
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
民愁怨然激成亂階自古邦本不固而戰攻不息必
有意外之患此後世之深戒也

順宗皇帝各謂德宗在位一年壽四十六

不幸嬰疾如神而能發政事以安宗廟為賢矣

西二十一年貞元元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太子即皇

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策海內官

唐德宗

事等用叔文

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見矣○
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任文為起居舍人其大抵計事
叔文依任任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
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草執詔承而行之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上承聽外事謀議唱和
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曰管曰蕭間然自得
謂天下無人能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
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

罷進奉

常貢多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
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
赦之○上疾久不愈以黃陵王厚為太子更名純○八
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
殿王休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任尋病死張所明

立憲宗

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西川節度使

南康忠武王韋皋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二月以闢爲四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

少微家點點校附音通鑑節度卷之四十五





